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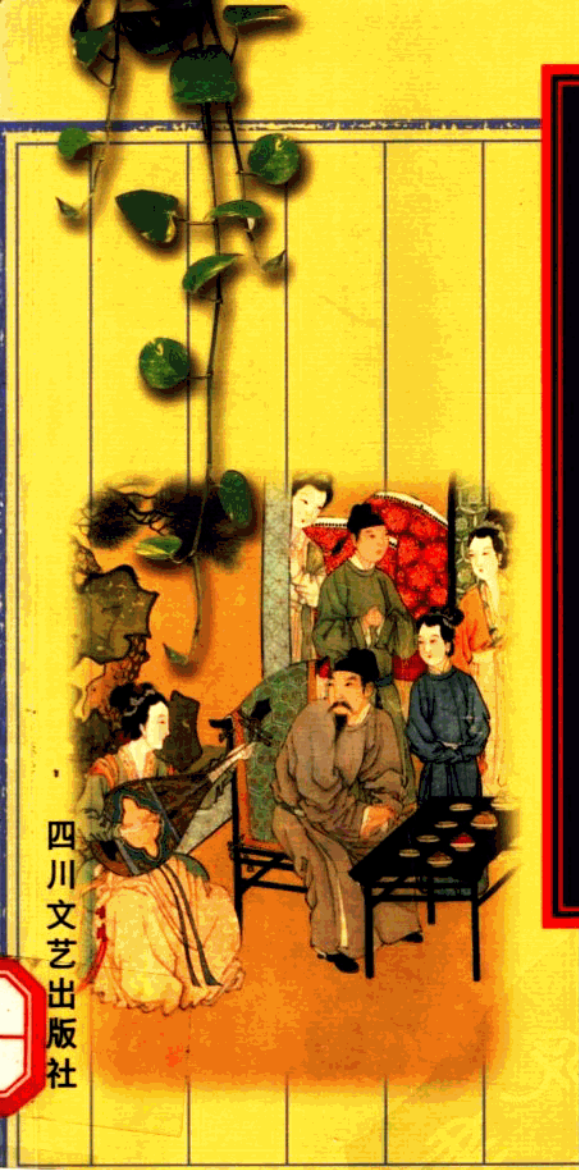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词分调评注

贺新郎

邓元煊 评注

ZHONGGUOLIDAICI
FENDIAOPINGZHU

四川文艺出版社



邓元煊 1936年10月生于四川富顺。1958年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员。与人合作出版著作十余种，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唐诗精华》、《历代名人咏李白注析》、《剑门关志》、《剑门关诗文选注》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出版说明

自唐代新的燕乐流行以来，配合新的流行音乐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词产生了，这就是律化的词体文学。宋人称它为“曲子词”、“歌词”或“词”。词共有八百二十五调，一千六百七十八体。每一词调即是一只燕乐乐曲，它是传统形成的，有固定的音乐体式；对所配的歌词有严格的声韵和句式的要求，成为了定格，体现了中国古典格律诗体的独特艺术。从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的中国第一部词总集——《花间集》以后；各种选集、别集、总集、丛书、注本和近年风行的赏析集不断问世，深受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中国历代词分调注评》第一辑选择唐宋常用词调《西江月》、《蝶恋花》、《临江仙》、《满江红》、《水调歌头》、《沁园春》、《念奴娇》和《贺新郎》，共八调，均分别约请国内词学专家和古典文学研究者进行评注。各调所选之范围自唐宋迄于晚清之名家作品，凡创调之作及传统名篇必选。各调单独成册，每册均有前言

详述该调之起源、体制、格律、特点、作法及其发展过程；这样可由一个侧面见到词体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前言中均介绍该调之谱，依《词谱》格式，○圈表示本声，●表示仄声，凡谱例中未标明黑圈或白圈的词字属可平可仄声；凡平声、仄声、入声及韵部均依《广韵》音系，即以南宋《礼部韵略》（平水韵）为准。读者参考历代名篇，即可据谱填词。各调所选之词以作者时代顺序排列，附有词人小传。每首词附有简明注释，有词话者亦采入并加以辨析。每首词后有编选者的评语，从文学的、社会学的或文化的视角表现对该词的理解与批评，见仁见智，不求一律，以启发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与欣赏。

前 言

填词要讲究词律。“词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余》），必须按照所选词调的词谱进行填写。沈祥龙云：“词贵协律与审韵。律欲细，依其平仄，守其上去，毋强改也。韵欲纯，限以古通，谐以今吻，毋混叶也。律不协则声音乖，韵不审则宫调乱。虽有佳词，奚取哉！”（《论词随笔》）词律较诗律尤严，颇不易精。

万树的《词律》（包括拾遗、补遗），共收 825 调，1670 余体。王奕清等合编的《词谱》，共收 826 调，2306 体。但常用词调只有六七十种，《贺新郎》是用得最多的词调之一。

《贺新郎》是双调，分上下两片；全词 116 字，属长调；上下片各 10 句，两片第二句以下平仄、用韵皆同；上下片各押六仄韵，即第一、三、五、六、八、十句押韵，又分为入声部韵和上去声部韵两类。现以“○”代表平声，“●”代表仄声，将《词谱》卷三六对叶梦得词的标示转录如下：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晓，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
问，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
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镇如许，江南梦断，蕙皋清，浪沾
天，蒲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苹花，寄取，但

怅望_●兰舟容与_●韵 万里云帆何时到_●句 送孤鸿_●目断千山阻_●韵 谁为_●
 我_●句 唱金缕_●韵

此为定格。其他各种词谱举以为标准体式者还有李玉（篆
 镂销金鼎）、毛幵（风雨连朝夕）、高观国（月冷霜袍拥）、刘
 克庄（国脉微如缕）等。这些词均已选入本书，可参看。除定
 格外，另有 114 字者，如吕渭老（斜日封残雪），其下片二、
 三句作“下扁舟、更有暮山千叠”，七、八句作“蚕共茧，花
 同蒂，甚人生要见、底多离别”，少两个字，且句式迥异。有
 115 字者，如苏轼（乳燕飞华屋），其下片第八句“花前对酒
 不忍触”，少一字，且句式平仄与诸家多有不合。有 117 字者，
 如辛弃疾（柳暗凌波路）下片第五句“正江阔潮平稳渡”，平
 江妓（春色元无主）上片第四句“又那更蜂欺蝶妒”，均多一
 字。以上体式皆不多见，所举例证亦已选入本书。在句式和平
 仄上，各家在运用时还存在着一些差异，《词谱》即列有 11
 体。兹不赘，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贺新郎》调名的由来，最早的记载见于杨湜《古今词
 话》：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
 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
 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
 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
 告。子瞻亦怒之。坐中侔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未
 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侔
 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侔，其怒愈甚。
 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其

词曰：（略）子瞻之作，皆目前事，盖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也。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盖不得子瞻之意也。

此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胡仔在引用后进行了评论，认为“野哉，杨湜之言，真可入笑林”。于词调来由则曰：“此词腔调寄贺新郎，乃古曲名也。”只言“古曲”，亦未道出其渊源所在。

《贺新郎》异名颇多。除《贺新凉》外，因苏轼词起句为“乳燕飞华屋”、结句为“风敲竹”，故又名《乳燕飞》、《风敲竹》；因叶梦得（睡起啼莺语）结句为“唱金缕”，故又名《金缕曲》、《金缕词》、《金缕歌》、《金缕衣》；因张辑（笛唤春风起）中有“把貂裘换酒长安市”句，故又名《貂裘换酒》、《金貂换酒》；张文虎词有“雪月江山”之句，因又取名为《雪月江山夜》。

以上异名，唯《金缕衣》（亦称《金缕曲》、《金缕》）系古曲调名。唐李锜妾杜秋娘尝唱此曲，中有“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之句。苏轼《台头寺送宋希元》诗云：“日夜更歌《金缕曲》，他时莫忘角弓诗。”梅尧臣《一日曲》云：“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如果仅据叶梦得词结句而以为《贺新郎》即《金缕曲》，则根据不足。据近人考订，此调依杨湜言本名《贺新凉》，它当是唐代以边地凉州为名的曲，于唐代天宝间传入，“曲遍声繁”。《贺新凉》即庆西凉所献之曲。苏轼所制当是依据流行于北宋中期曲调，惜乎文献不足征，不可详考了。南宋以来词人多用此调抒发慷慨激昂与悲壮苍凉的情感，尚保存了唐代《凉州》之遗意。此可备一说。

从音乐上讲，词调即腔调。不同的腔调表达出不同的神情。李西宴云：“词虽贵柔情曼声，然第宜于小令。若长调而

亦喁喁细语，则失之弱矣。故须慷慨淋漓，沉雄悲壮，乃为合作。其不转韵，以调长恐势散而气不贯也。”（冯金伯《词苑萃编》引）作为长调之一的《贺新郎》，在声情表达上的特征尤为显著。一般说来，用入声部韵，则声情激壮，苍莽沉郁；用上去声部韵，则声情掩抑，凄婉悲怆。因而历代词家，无论是宗豪放的，还是宗婉约的，选用此调者特多。

填写《贺新郎》词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按词谱，此调属单起，一般应开门见山，笼罩全篇。二、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词源》）需要注意的是，《贺新郎》词调有下片另咏他物，似断实续的。如苏轼（乳燕飞华屋）之上片写人，下片咏石榴。三、此调歇拍为三、三句，最不易安排。要写得有力，有余味，能照应开头，并能托起全篇。四、第四韵是上三下四句式，需用心琢磨。陈廷焯评说迦陵词时云：“第四韵尤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时明月’、‘帘以外、秋星作伴’，皆是突接，精神更觉百倍。”（《白雨斋词话》）这些都是前人的经验之谈，可供参考。

由宋至清，《贺新郎》词作者云集，名篇佳什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据唐圭璋编《全宋词》和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统计，宋代填写《贺新郎》的有130多人，词作430首左右。据唐圭璋编《全金元词》统计，金仅元好问一首，元有20多人、40首左右。据赵尊嶽辑《明词汇刊》和王昶辑《明词综》统计，明代有50多人，100余首。据叶恭綽编《全清词钞》、陈乃乾辑《清名家词》、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严迪昌编《近代词钞》等统计，清至近代有300多人，1400余首。前后相加，八九百年来填写《贺新郎》的，有500多人，词作2000首左右。囿于见闻，这一统计既不精确，更不全面。至今《全明词》和《全清词》尚未编辑成功，尤其是清代，有人

估计词人在一万以上，词作要超出 20 万，肯定还有不少《贺新郎》词没有统计起来。

从《贺新郎》词作的变迁来看，则是发端于东坡，成熟于弃疾，盛于南宋，衰于元明，复振于清。传作以《东坡乐府》所收《贺新郎》词为最早。词云：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抒写佳人孤寂抑郁的情怀，曲折含蓄地表达怀才不遇的幽怨，比兴托意，婉曲缠绵，对后来的咏物词、闺怨词等都有很大影响。然词的句逗平仄与后来诸家多有不合，因而各词谱均未将此作为定格，后来按东坡词格调填写的也极少。

其后，在辛弃疾之前，《贺新郎》词尚不多见，还处在一个酝酿、渐进的阶段。吕渭老“斜日封残雪”一首格调的与众不同，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诸家之作，除清婉幽怨一路外，出现了张元干的两首《贺新郎》词，可谓石破天惊。其《送胡邦衡谪新州》云：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

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胡铨被押解新州，元干大义凛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写词为之送行。沉郁悲壮，情深谊长，“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四库全书提要》）。叶申芗《本事词》云：“张元干……以送胡邦衡、赠李伯纪两词除名，其高风劲节，人所共仰。”可谓词如其人。有了发端和一定时间的准备，此词调一到辛弃疾之手，廊庑骤宽，情韵大变，其音乐特性和表现力度得以充分发挥和展示，一直影响到有清一代词坛。《全宋词》载辛弃疾《贺新郎》词24首，可断为辛氏所作者22首。这22首词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辛弃疾南渡后一心报国的满腔忠愤和壮志难酬的抑郁情怀，体现了辛词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咏物怀古，评诗议政，赠答送别，思亲念友，题阁题亭，题材之广泛，前所未有。或慷慨沉雄，或抑郁悲凉，或婉约绮丽，或清新自然，或诙谐幽默，风格多样，异彩纷呈。或用比兴，或用赋体，或用典使事，或想落天外，或情景交融，或叙议结合，极词坛之伟观，乃一代奇才。如范开所云：“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稼轩词序》）《同父见和，再用前韵》是其代表作之一，现举以共赏：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两窗月。重进酒，唤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以及会后的相互唱和，传为词坛佳话。这是辛弃疾与陈亮唱和的第二首词。上片重叙友情，再现相会时纵酒高歌、慷慨议政的情景；下片痛责执政者屈辱求和、摧残人才，并表示要闻鸡起舞、共补天裂。用典使事，驱遣自如，悲歌慷慨，豪气纵横。周济云：“其才情富，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

此后，《贺新郎》词调在南宋词坛风靡一时。直承弃疾的所谓“辛派”词人，如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王奕、刘将孙等，皆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刘克庄有《贺新郎》词44首，其数量堪称南宋词坛之最。冯煦云：“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其词风格恣肆粗犷，音韵沉宏，气势雄浑，读之令人感奋。

婉约派、格律派词人，如史达祖、吴文英、高观国、周密等，亦时有佳作。他们讲求格律、声韵和辞藻，精于炼字造句，增强了这一词调的抒情性能，丰富了它的表现手法。要特别提到的是南宋末年的蒋捷，他写了九首《贺新郎》词，既具有格律派特征，又深受辛词影响，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在题材、创意、写法、遣词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其“梦冷黄金屋”一首可为代表。词云：

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消瘦影，嫌明烛。

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待把官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妆束。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用比兴手法，以对美人的苦苦相思隐喻对故国的深沉眷恋。上片写人去屋空，形单影瘦，此恨难平；下片写佳人难寻，芳踪难再，此恨难消。造语奇警，曲折有致，“处处飞舞，如奇峰怪石，非平常蹊径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刘熙载赞曰：“刘文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欤！”（《艺概》）

金代仅见元好问有一首《贺新郎》词，也不是他的代表作。元、明两代留下的《贺新郎》词，可取者实在不多。只有到了清朝，词运复振，《贺新郎》才以其新的面貌出现于词坛，又一次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清词号称中兴，流派众多，群体竞艳。在清初，影响最大的词派和群体有三家。一是以纳兰性德为中心的“饮水”群体。容若宗奉南唐、北宋词，力主“贵重”与“适用”，词风近李煜、晏几道。陈维崧云：“《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引自《词苑萃编》）顾贞观云：“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卒读。”（引自《词苑萃编》）二是以朱彝尊为首，主张宗奉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的浙西词派。沈融谷云：“其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虽起白石、梅溪诸家为之，无以过也。”（见《词苑萃编》卷八）。三是以陈维崧为首，主张宗奉苏辛，提倡雄深苍劲的阳羨词派。陈廷焯云：“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道，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又云：“迦陵《贺新郎》词，填至130余首之多，每章俱于苍莽中见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视。”（《白雨斋词话》）其《纤夫词》反映清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与杜甫《新安吏》、《石壕吏》相比埒，古今传诵。词云：

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梓
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阔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

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掉头去，敢摇手。

稻花恰趁霜天秀。有丁男、临歧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佑我，归田亩。

以乐府精神和艺术手法入词，寓议于叙，情见乎词。各级官吏的凶狠，壮丁的惨遭折磨，皆历历在目。纤夫与病妇诀绝时的一段对话，一字一泪，如泣如诉。陈廷焯云：“词中陈其年，犹诗中之老杜也。”（《词坛丛话》）

清初词坛虽名家迭出，却无出陈、朱、性德三家之右者。就《贺新郎》词的发展来看，龚鼎孳、曹尔堪、王夫之、金人望、曹贞吉、顾贞观，以至陆震、郑燮等人的词作都值得注意。陆震有《贺新郎》词三十首，其《梅花岭拜明史阁部葬衣冠处》一首，写“扬州十日”事，凭吊、怀念史可法，在清前期词中绝无仅有。词云：

孤冢孤穿罅。对西风、招魂剪纸，浇羹列钗。野老为言当日事，战火连天相射。夜未半、层城欲下。十万横磨刀似雪，尽孤臣、一死他何怕？气堪作，长虹挂。

难禁恨泪如铅泻。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难画。欹仄路傍松与柏，日日行人系马。且一任、樵苏尽打。只有残碑留汉字，细摩挲、不识谁题者。一半是，荒台藉。

上片悲壮，下片沉郁，满腔义愤深蕴其中。用语浅近，且重在写实，以至情感人。尤其是郑燮，他师承陆震，博采众长，独树一帜。其词快笔放言，锋锐辛辣，亦庄亦谐，语浅情深，“别有意趣”（查礼《铜鼓书堂遗稿·词话》），丰富了这一词调的表情达意功能。其作于范、潍知县任上的《食瓜》一首，很

值得一读。词云：

五色嘉瓜美。问东陵、故侯安在？圃园残废。多少金台名利客，略啖腥膻滋味。便忘却、田家甘旨。门径薜萝荒不剪，绿杨桥、板断空流水。总不作，抽身计。

吾家家在烟波里。绕秋城、藕花芦叶，渺然无际。底事欲归归不得，说是粗通作吏。听此话、令人惭耻。不但古贤吾不逮，看眼前、何限贤劳辈。空日费，官仓米。

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曾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此词抨斥一阔脸就变，忘却根本的人，称道“田家甘旨”，并引以自咎，微露归田之意，其重农思想可见。意寓褒贬，语言淡泊醇厚，饶有韵味。

清代中叶，出现了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其主盟词坛百余年，势力大，影响大。但就《贺新郎》的填写看，却明显衰退，佳篇不多。到了晚清，该词调在号称“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和与四大家齐名的文廷式等人手中才又大放异彩。特别是王鹏运，兼采常、浙二派之长，开创临桂词派，俨为清末词坛巨擘。本书选其《贺新郎》词四首，足见其精湛的功力和独特的风格。此举《寄瑟老思恩》一首，以见一斑。词云：

别意从谁剖？自君行、迟华伫月，俊游都负。铁拔红牙浑馀事，我已输君八九。惶愧煞、王前卢后。目极千山枕柳雨，祝使君、丰采长如旧。玉林石，柳州柳。

万家生佛同稽首。念民生、黄柑翠羽，依然寒陋。漫说玉簪山容好，须信水清石瘦。况关塞、近添斥堠。记得

药阶春深处，话襟期、几辈陪尊酒。持此意，问聱叟。

此首录自《袖墨词》，寄意彭奎。赞其才华和德政，关注国计民生，亦兼含劝勉之意。语短情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铁拨红牙，兼融并包，独标一格。谭献云：“《袖墨词》千辟万灌，几无炉锤之迹，一时无两。”（引自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丁卷）

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辛亥革命时期，在改革弊政，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词人，如邓廷桢、林则徐、吴藻、龚自珍、李慈铭、黄遵宪、梁启超、黄人、金天羽、秋瑾、李息等等，《贺新郎》词调又再一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刘勰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贺新郎》出现的高峰时期有三个，一是南宋，二是清初，三是清末。就整个词作来看，给人感触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爱国之心。对自己祖国的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国主义是各类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北宋灭亡，赵构南迁。恢复还是偏安，遂成为南宋小朝廷主战和主和两派长期争论的焦点。不少词人“抚时感世”，以其大量的爱国主义词作显示了凛然的民族正气：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
新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张元幹（曳杖危楼去）

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北共，正分裂。

——辛弃疾（细把君诗说）

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刘克庄（国脉微如缕）

清人入关，明朝灭亡。清初不少词人的作品中，深含亡国之痛和黍离之悲。到清末，帝国主义入侵，国势危殆，爱国主义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尽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鸡声吼，剑光起。

——梁启超（昨夜东风里）

怅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问起。君与我，安知非是？

——潘博（悲愤应难已）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李息（被发佯狂走）

从“快投笔，莫题柱”到“是祖国，忍孤负”，源远流长，磊落英气逼人。金声玉振，大声镗镗，豪情四溢，足以振聋发聩。

二是亲友之情。在政治黑暗、战乱频仍的年代，朋友、夫妻、母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挚感情，尤弥足珍贵。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写朋友情谊的，最感人的要数顾贞观以词代书，寄给因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的两首词。试读第一首：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顾贞观一诺千金，仗义救友，被传为佳话。顾吴二人血泪铸成的友情贯注全词，深挚沉痛。谭献评云：“使人增朋友之重，可以兴矣！”（《篋中词》）抒写夫妻间至死不渝的纯真爱情的词章也不少，最感人的允推纳兰性德《亡妇忌日有感》一首：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慳、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这首词写于其妻卢氏去世三周年之际。血泪凝成，真情谱就，比之苏轼名篇《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亦无逊色。

写姐妹情的，如秋瑾《戏贺佩妹合卺》，祝愿其妹秋理喜结良缘，幸福美满。秋瑾还有一首《送季芝女兄赴粤》，笔触细腻，曲折有致，真切感人。词云：

凄唱《阳关》叠。最伤心、渭城风雨，灞陵柳色。正